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東山存稿卷二

詳校官中書臣孫衡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王慶長

校對官原任典簿臣郭祚熾

謄録監生臣查浩

東山存稿卷二

元　趙汸　撰

文

周正考

春秋雖繼史為經猶存其大體謂始年為元年歲首為春十一月為正月加王於正皆從史文傳獨釋王正月者見國史所書乃時王正朔月為周月則時亦周時孔氏謂月改則春移是也後於僖公五年春記正月辛亥朔

日南至十七年夏六月記太史曰在此月也日過分而未至當夏四月是謂孟夏記梓慎曰火出於夏為三月於商為四月於周為五月皆以周人改時改月春夏秋冬之序則循周正分至啓閉之候則仍夏時其經書冬十月雨雪春正月無冰二月無冰及冬十月隕霜殺菽之類皆為記災可知矣汲冢竹書有周月解亦曰夏數得天百王所同商以建丑為王亦越我周作正以垂三統至於敬授民時廵狩烝享猶自夏焉其言損益之意

甚明經書春烝春狩夏蒐以此蓋三正之義備矣而近代說者往往不然夫以左氏去聖人未遠終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以及戰國之際中國無變魯未滅亾傳於當時正朔豈容有差而猶或有為異論者何也蓋嘗考之曰殷周不改月者據商書言元祀十有二月而秦人以十月為歲首曰夏時冠周月者則疑建子非春而孔子嘗欲行夏之時也按太史公記三代革命於殷曰改正朔於周曰制正朔於秦曰改年始蓋正謂正月朔謂月

朔何氏公羊注曰夏以斗建寅之月為正平旦為朔殷以斗建丑之月為正鷄鳴為朔周以斗建子之月為正夜半為朔是也殷周即所改之月為歲首故曰改正朔曰制正朔秦即十月為歲首而別用夏時數月故曰改年始其言之已詳漢書律歷志據三統歷商十二月乙丑朔旦冬至即書伊訓篇太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伊尹祀於先王以冬至越茀行事其所引書辭有序皆與偽孔氏書伊訓篇語意不合且言日不言朔又不言

即位則事在即位後矣凡新君即位必先朝廟見祖而後正君臣之禮今即位後未踰月復祠於先王以嗣王見祖此何禮也暨三祀十有二月朔奉嗣王歸于亳是日宜見祖而不見又何也所謂古文尚書者掇拾傅會不合不經盖如此說者乃欲按之以証殷周不改月可乎又言從九十五歳十二月甲申朔旦冬至無餘分春秋歴周文王四十二年十二月丁丑朔旦冬至後八歳為武王伐紂克殷之歳二月己丑晦大寒閏月庚寅朔

三月二日庚申驚蟄周公攝政五年正月丁巳朔旦冬至禮記孟獻子亦曰正月日至七月日至其說皆與傅合夫冬至在商之十二月在周之正月大寒在周之二月驚蟄在三月夏至在七月而太初歷其在立冬小雪則曰於夏為十月商為十一月周為十二月唐人大衍歷追筭春秋冬至亦皆在正月孰謂殷周不改月乎陳寵曰陽氣始萌有蘭射干芸荔之應天以為正周以為春陽氣上通雉雊鷄乳地以為正殷以為春陽氣至天

地巳交萬物皆茁蟄蟲始振人以為正夏以為春盖天施於子地化於丑人生於寅三陽雖有著三正皆可言春此亦歷家相承之説所謂夏數得天以其最適四時之中爾孰謂建子非春乎乃若夫子荅顔子為邦之問則與作春秋事異盖春秋即當代之書以治當代之臣子不當易周時以惑民聽為邦為後王立法故舉四代禮樂而酌其中夫固各有攸當也如使周不改時則何必曰行夏之時使夫子果欲用夏變周則亦何以責諸

侯之無王譏桓文而斥吳楚哉何氏哀十四年傳注曰河陽冬言狩獲麟春言狩者盖據魯變周之春以為冬去周之正而行夏之時以行夏之時説春秋盖昉於此然何氏固以建子為周之春但疑春不當言狩而妄為之辭至程子門人劉質夫則曰周正月非春也假天時以立義爾則遂疑建子不當言春此胡氏夏時冠周月之説所從出也先儒見孟子謂春秋天子之事而述作之旨無傳惟斟酌四代禮樂為百王大法遂以為作春

秋本意在此故番昜吳仲迂曰若從胡傳則是周本行
夏時而以子月為冬孔子反不行夏時而以子月為春
矣何氏之失又異於此故朱子以謂恐聖人制作不如
是之紛更煩擾錯亂無章也薛氏又謂魯歷改冬為春
而陳氏用其說於後傳曰以夏時冠周月魯史也是葢
知春秋改周時為不順而又移其過於魯爾然謂魯有
歷實劉歆之誤按律歷志言劉向所總有黄帝顓頊夏
殷周歷及魯歷為六歷自周昭王以下無世次故據周

公伯禽以下為紀自陽公至緡公冬至殷歷每後一日則由歷家假魯君世次逆推周正交逆之合否因號魯歷非魯人所自為明矣宋書禮志又言六歷皆無推日食法但有考課踈密而已是豈當代所嘗用者哉劉歆惑於襄哀傳文遂謂魯有司歷而杜氏因之謬矣然說者亦自病夏時周月不當並存故直謂春秋以夏正數月又疑若是則古者大事必在歲首隱公不當以寅月即位其進退無據如此固不足深辨而惑者猶以為千

古不決之疑則以詩書周禮論語孟子所言時月不能皆合故也夫三正通於民俗久矣春秋本國史記書王正以表大順與頒朔為一體其所書事有當繫月者有當繫時者與他經不同詩本歌謡又多言民事故或用夏正以便文通俗書乃王朝史官記言之體或書月則不書時或書時則不書月況偽孔注二十五篇決非真古書其有合有否皆不可論於春秋周禮所書正月正歲皆夏正也諸官制職掌實循二代而損益之其著時

月者又多民事與廵狩烝享自夏者同故仍夏時以存故典見因革盖非赴告策書定為一代之制者皆得通言之則又不可論於春秋矣若論語言莫春亦如詩書言春夏皆通民俗之恒辭也不可據以為周不改時孟子言七八月之間旱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在左傳後則周改月猶自若竹書人記晋曲沃莊伯之十一年十一月魯隱公之元年正月也竹書乃後人用夏正追録舊史故與春秋不同然亦未嘗輙以夏正亂春

秋之時月也葢殷周改時月與所損益只是一理如尚
齒之由貴德而貴富而貴親親迎之由庭而堂而戸大
事之由昏而日中而日出之類皆是迭進法所以順天
道通世變在當時自不異故孔子以為百世可知非徒
曰以易人之觀聽而已彼秦人以三代為不足法既不
足以知之而後之蔽於今而不知古者亦不足以言之
也自啖趙而後學者徃徃習攻左氏而王周正月為甚
以其尤害於經特詳著焉

私試策問

孟子之書於篇末歷敘羣聖相傳之統而終之曰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先儒所謂明其傳之有在而又以俟後聖於無窮者也至於近代而以興起斯文為已任者盖有其人矣何可以不知其傳之所在乎或曰由孔子而上聖人以心相傳者也由顏曾而下則學者傳焉道統之云未可輕議也其信然歟昔者舂陵周子之與河南二程子實受其學自孟氏而來未能或之先

也其所以續夫千載不傳之緒者亦可得而聞其說之詳乎伯子嘗曰吾學雖有所受天理兩字却是自體貼出來叔子亦謂返求諸六經而後得之則所謂受學者果何事歟其同時則有若司馬溫公康節邵子橫渠張子焉三君子之所造其優劣何如也訂頑正蒙之訓精思而妙契矣所謂非明睿所照而考索以求至者何所指歟内聖外王之學醇一而不雜矣居洛三十年未嘗一語及其數且有儒伯之譏何歟登程氏之門而得其

傳者可悉聞歟其所造之淺深亦有可知者歟龜山楊氏之傳為羅仲素氏李愿中氏而子朱子出焉其授受之際微言精義猶有可考者歟道南之歎程子之屬望於中立者何如也而乃深以著書為戒何歟當是之時道學雖明而六經羣聖人之書俱未有定說乃有轉使人薄之憂何歟豈他有微旨歟胡文定之傳為其子仁仲氏而知言大紀二書作焉其立言之要可得而論歟其於程氏之學果能脗合而無間歟子朱子折衷諸賢

之言而集其成盖有不可得而辭者矣然四書之註至於易蓍猶改竄未已將無尚有待於後之君子歟嘗謂詩集傳後有子雲必好之矣而若不滿於易本義者何歟書屬諸蔡仲默而克有成其果能繼朱子之志歟春秋嘗屬諸黄直卿矣而卒無所論著何歟至其晚年尤惓惓禮書弗置深以不克見其成書為憂今其書成矣其述作之本意亦可得而推見歟其同時有張敬夫氏吕伯恭氏其所造之淺深猶有可論者歟又有象山陸

氏者相與上下其說終身不能相一而且美之為為已之學何歟為已之說可得而聞歟朱子嘗徵詩說於陳君舉君舉辭焉而以書幣求反已之道於陸氏果何所見歟登朱子之門者衆矣得其傳而不悖不惑者亦有其人歟其後又有魏華父氏真希元氏皆學乎朱子之學者也其於聖人之道亦皆有所發明歟夫傳道有宗適道有塗而立言垂訓則又成已成物之餘事也然則即其傳而求其統之所由續本其身而論其德之所以

成此格物致知之先務也有志於學者顧相與講明之

對問江右六君子策

先生初遊虞公之門乃試江右六君子策篇末拳拳朱陸之異同為問先生素熟於胷中剖決精當明言始異而終同焉萬世之公論也

問孟子取友善士自一鄉一國至於天下猶以為未足而尚論古之人焉其言曰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即一鄉一國之人可以謂之天下之士者古有其人焉何可以不知其人也以江右論之士之勵名節者莫

盛於東漢矣豫章有徐孺子者千古所謂高士也巽懦苟且之衰世非斯人吾誰與歸觀其一木一繩之歎其於聖人之無可無不可者何如也晉有陶淵明者實生於九江出處大節世盖擬之諸葛孔明而先儒觀其詩乃或疑其出於老子其信然乎宋有廬陵歐陽公以其沖和之氣發揮治世之隆盖其文以謂上接於孟韓者也孟子之緒可考乎南豐曾子固當濂洛未興之先孝友之行經學之懿帝王之制其見於文者無愧於方來

也清江劉原父博學洽聞春秋三傳之釋儀禮之缺遺秦漢以來之典故文學之士未能或之先也後之學文者積學之功為德之厚未至於三君子而曰文乎文乎哉其南渡也陸子靜先生生乎臨川之青田高明卓異前無古人與朱文公起而相望於當世學者從之入德之門或小異焉嘗觀陸先生之在白鹿也講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一章學者聞之感動流汗朱子親執筆而請其書焉其相尊敬如此夫義利之分甚微所謂幾

也孟子分舜跖於鷄鳴周子發剛柔之善惡此求端之至精者也而二先生曷嘗有異哉然而朱氏之學實宗於周子周子之書莫先於太極而有極無極之辨學者有莫逆於心者乎鵞湖之會固將以一道德也而簡易支離之說終不合而罷然二家之精微非大賢相與剖擊則下二賢一等者殆無從而知之矣道之不行也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所以不可不知其人者其在斯乎夫治道必本於

學術環數千里之間必有同志之士得鄉先生之微者
幸相與講明之
對大江之西環地數千里名公鉅儒相望而起者衆矣
執事發策承學乃獨以徐孺子陶元亮歐陽公曾子固
劉原父及象山先生六君子為問始之以孟軻氏尚友
古人之實以開其端終之以朱子象山之異同而尤拳
拳於斯道之所以不明不行焉大哉問乎執事之用心
厚矣晩學小子曾何足以知之然則請因孟子之言而

姑誦其所聞以復明問之萬一可矣夫所謂天下之士者不出乎一鄉一國也以一鄉一國之士而以天下名則其所立必有大異於常人者矣以天下之士而尚論古之人頌其詩讀其書矣而猶有不知其人之憂焉則孟子之所謂尚友者其亦有在於言詞之外者乎虞學士公批云應此所謂必論其世者也今以六君子觀之孺子元亮以風節稱歐陽曾劉以文章著若陸先生則學乎聖賢之道者也批應然因其言而考其世則皆有未易

知者焉昔漢室之將微也所謂天地閉而賢人隱之時與有聖人焉生於其時吾不知其出處之何如然黨錮諸賢以身狥國而卒無救於炎祚之亾則孺子之高風為不可及矣觀其辭玄纁之徵避黃瓊之辟問國事則不答問稼穡則答其察乎時義蓋非一日雖以郭林宗之明哲猶有待於一繩一木之言而後感悟則所謂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者非孺子其孰能當之千古而下想聞其風而頑廉懦立者其以斯歟逮夫典午氏之亾也

南面之君欣然操筆以位禪強臣而不悔一時在廷之士誰復為綱常計者獨彭澤令陶潛以大臣之孫恥事二姓其於君臣之義得矣慕諸葛而以其名為字詠荆軻而惜其劍術之疎則子房博浪之心孔明復漢之志元亮猶有不能忘於心者乎然觀乎其詩則斂英氣於沖陶寄深心於淡泊有類乎知白守黑之為者而世俗之論亦惟見其杜德機焉此子房所以誅秦蹶項以報私讐而終身不以告人者也故先儒謂其出於老氏其

亦可謂知言者矣批是翁心事惟東坡山谷知之出於老氏乃吾朱子語然其言有曰羲農去我乆舉世少復真汲汲魯中叟彌縫使其淳自昔清談之士謂淳漓樸散繄禮法使然孰知魯叟彌縫將以淳之邪批亦是此孔明之正大所以不為三代以下人物者元亮其無愧焉嗟夫使晉室之胄而有一人焉庶幾乎昭烈之賢則夫子房孔明之所優為者吾知元亮其兼之矣批前數子惟淵明為難知此獨無遺恨後之君子向慕比儗而以為不可企及者其亦有感於斯乎後數百年

當宋室之盛而歐陽公出焉雄文直道世蓋謂孟韓復生也論其學之所至視知言養氣之君子非所敢知然其立朝也與希文以偕貶而不同其進與定天下之大策而不自以為功批指英宗立其接後學也不以疎而棄不以遠而遺世皆謂公之求士甚於士之求公焉批東坡語五代史之作反覆乎有國者所以興衰之由若生乎其時而憂其世者其視昌黎子所謂畏天命而悲人窮者益無間然矣子固出於其門文章經術庶幾公之為盛而

義理之淵微典故之宏博又有以發公之所未發者焉
然觀其力貧以養母而人無間言嫁孤妹九人而皆得
其所善王介甫而深知其非則後之大儒觀乎其文而
願學焉者批朱子謂豈惟以其誥命之不愧三代哉批亦文公語
若原父則公之畏友也其經學之邃則士相見等篇可
補記禮者之缺遺春秋權衡七經小義之作又有以破
專門學究之陋其典故之博則上而秦漢以來帝王之
制作古文奇字之音訓下而山經地志陰陽醫卜稗官

小說之書莫不淹貫雖以永叔之才學而原父猶以其不讀書為惜則其抱負亦偉哉然當羣賢彙征之秋館職之任七年不遷仁宗親定夏竦謚則以為侵臣官加上尊號則以為非古禮批公是立朝可見者二事其官守之際嚴矣後之君子喜談而樂道之者豈惟以其立馬揮九制之為能哉雖然以三君子積學之厚制行之高所謂實大而聲宏者也使非文章之盛猶足以暴白於當世然後之論者徒知貴其言詞而不復稽其行事則亦異乎孟

軻氏尚友古人之意矣批應前甚好若夫陸先生之學與子朱子不同則有非愚生之所能盡知者然朱子之學實出周程而周子則學乎顔子之學者也程子亦曰孟子才高學之無可依據學者當以顔子為師至朱子之告張敬夫也則又以伯子渾然天成恐濶大難依而有取於叔子以成其德焉其自知也明矣陸先生以高明之資當其妙年則超然有得於孟氏立心之要而獨能以孟子為師且謂幼聞伊川之言若傷我者觀其尚論古

人者不同如是則其入德之門固不能無異矣批講明有素者出語自別夫儒者之學莫嚴於義利之辨而學術之弊率由氣稟之偏孟子舜跖鷄鳴之分周子善惡剛柔之論其析之也精矣陸先生之在白鹿朱子請其一言以儆後學先生為講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一章深察乎學者心術之微而欲其致謹於二者之辨聽者為之動心流汗朱子請其書而藏之今觀先生之言深切明白使人羞惡之心油然而生誠不愧於孟子之訓矣然周子

太極之説親授於程子而朱子釋之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而實造化之樞紐品彙之根柢也以其無形而有理故曰無極而太極以其有理而無形故曰太極本無極所謂關百聖而不惑者也陸先生兄弟謂太極上不當更加無極字移書爭之往復數四累千萬言而不能相一何歟夫以中訓極者是知太極之本體矣而中非太極所以得名之實也謂易有太極不當言無者是知論太極者之不當淪於高虛矣而猶未知周子立言之

妙也然觀朱子嘗謂子靜不知有氣稟之性批善看即自姑引此應前氣稟剛柔之說見陸氏於周子之書不甚留意則其於周子之書庸有未深考者矣鵝湖之論終以不合而罷者則又有說焉夫所謂墟墓而哀也宗廟而欽也即孟子所謂人見孺子將入井之心而朱子所謂介然之頃一有覺焉則其本體已洞然者也原其所指皆由已發之心而悟其未發之性則其要歸亦有不容於不同者然而簡易支離之說邃密深沈之言終有未合於是毫分縷析者深辨乎疏

目闊節之多失石稱丈量者又以銖銖寸寸為必差則其所甚異者殆無過於斯矣執事之言曰二家之精微非大賢相與剖擊則下二賢一等者殆無從而知矣至哉言也其深有得於二賢者乎晚學管窺復何容喙無亦徵之於二先生之所自言者可乎子朱子之答項平甫也其言曰自子思以來教人之法惟以尊德性道問學為用力之要陸子静所說專是尊德性事而熹平日所論却是道問學上多了今當反身用力去短集長庶

不墮於一偏也觀乎此言則朱子進德之序可見矣陸先生之祭呂伯恭也其言曰追惟曩昔粗心浮氣徒致參辰豈足酬議批此一證豈淺聞者之可及觀乎斯言則先生克己之勇可知矣夫以二先生之言至於如是豈鵝湖之論至是而各有合邪使其合并於暮歲則其微言精義必有契焉而子靜則既往矣抑不知子朱子後來德盛仁熟所謂去短集長者使子靜見之又當以為如何也批甚好甚好正要人知此意今朱子之書家傳人誦其端緒之明則顔

曾思孟以至於周程張子之所傳可徵也其工夫之密則自夫灑掃應對進退而達乎修齊治平無間也豈有待於愚言而後知哉獨陸氏之學則知之者鮮故愚亦不足以言之也然嘗聞孟子曰仁人心也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又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心之官則思先立乎其大者則小者不能奪也此陸先生之學所從出也是故先生非不致知也其所以致知者異乎人之致知非不集義也其

所以集義者異乎人之集義批得之矣所謂毫釐千里者在此他日朱子嘗曰子靜是為已之學又曰子靜平日所以自任正欲身率學者一於天理而不以一毫人欲雜於其間則其所以覺出千古者豈不在於斯乎若曰苟此心之存則擴充持守為可畧學貴自得則思索講習之皆非則雖學知力行之士不足以語此而況於小子後生之至愚極暗者乎易曰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又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豈徒易簡之云乎此先

生之高明所以為不可及也然則其可以易而言之乎柰何前修日遠後學寡師求之而不得其要緐焉而不見其端於是專務考索者傅會繳繞而終不知本心之猶在致力持守者私心自用而卒無以異於常人然後知二先生之所為深憂而過計者蓋有在也中庸曰道之不行也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執事有感於斯言而以江右之先賢為問且深致意於孟軻氏不可不知其人之一語其亦

深悲後生之陷溺而思有以救之者乎（批過當過當亦嘉與同志者講明之耳）不然何其言之忠厚惻怛至於斯也且江右鄉先生多矣而執事所舉自六君子之外無及焉豈非以風節關乎世教文章本乎學行而聖賢之道又有大於此者歟（批文字關鍵好）尚論古人而至於是焉其亦可謂微矣夫政治之大由乎學術千里之繆起於毫釐斷木為棋刑土為鞠莫不有法焉有志於學者而於求端擇術之際無以致其思則其流弊將有不可勝言者矣愚不敏竊

嘗有志於斯而未之能進也惟執事其幸教之

古人云在朝言朝在野言野居江右而論江右之前賢非敢僭妄辨學以正誼亦君子惓惓不忘鄉黨之意也處憂患之世忠有所不得行孺子淵明之心豈苟然乎宋代古文之興至歐陽公盛矣經學之用曾公何可當哉而徒見於文字者亦君子之所慨也近時學者從事先儒之成言可謂千古之幸然秦漢以來諸儒區區盡心之所存者忽而弗之究先儒之成

言力不能有所盡知者矣此亦鹵莽寡陋之失不小也是以有慨於劉氏焉陸先生之興與子朱子相望於一時蓋天運也其於聖人之道互有發明而吾黨小子知者微矣子常生朱子之鄉而又有得於陸氏之說其荅斯問也於前數君子既已各極其所蘊而於二家之所以成已而教人者反覆究竟尤為明白蓋素用力於斯事者非綴緝傅會之比也一時友朋若子常之通達而起予者鮮矣輙書其後而歸之集

離羣索居安得與子常常相見乎進士科得人斯文之幸也得於已而有餘隨事荅應之無窮舒之斂之惟義所在可也雍虞集書

華川文集序

自漢西京而後文與世俱降者近千載一旦豪傑之士相繼而興高文大册視西京幾可無愧而學則過之何其盛也然誠能觀乎辭與聲之變則自春秋而戰國每降愈下殆如老者之不可復少是以不能無慨於斯焉

蓋嘗思之如列國之辭命莊生孫武蘇張之徒之書皆其人各以平日所從事者立言其身之所親心之所喻無不在是故能深切明著併夫言所不能及者而傳之知是諸子者易置其事而為書殆將不能以自達然則非辭與聲之為難而學足以周其用為不易有是學則有是言春秋戰國諸子其斯以為不可及乎金華王君子克早受學於黄文獻公既卒業即以文名於時汸與之别十有餘年矣而子克學益進文益奇自歐陽王曾

氏溯而上之以達於太史公往往得其風裁猶若未當其意乃即春秋戰國西漢之書擬其辭命書詔三十有餘篇其辭與聲之高下歩趨俯仰之疾徐無弗類者嘗讀至齊侯徵諸侯會于首止晉侯請天王狩等篇喜其可以補傳注之缺謬而有益於經其他皆逞辭流而不失於正然後知其振起衰陋又有不徒在文字間者雖其得於天者有過於人非學有師法而才足周之則亦豈能遂兼昔人之能事也哉子克以文學進用已久聖

天子既混一華夏即詔修元史迺起宋公景濂總其事而以子克佐之書將成而宋公入翰林為學士子克為待制此文運將開之候也二公者居同郡學同師而又皆有志於復古以周秦先漢之文辭相與鳴國家之盛使來者有所興起其不在兹乎

送葉宗茂還安豐序

新安葉宗茂歸自安豐講業父母之邦居無何復還省其親寓里亘出別所與遊者而告於趙汸曰親庭不可

以重違吾懼夫師友之曰踈也子何以教我訪告之曰
君子之為學固將以事其親然有急先之務焉非服勞
奉養之謂也子亦觀乎聖門之學者乎顔氏之子居陋
巷一簞食一瓢飲子路衣敝袍食藜藿負米百里之外
之二君子者之事其親非有甘旨之奉也然且從其師
周遊天下畏於匡絶糧於陳幾殆其身而不反何歟吾
聞人之得於天而貴於物者即其得於親者也得之於
親而失之於巳雖盡瘁以服勞列鼎以致養不可以為

孝孰若得聖人而師之全其得於親者以事其親之為
盛乎二君子之志庶幾在此予不足以知之也今子自
視家孰與二君子德孰與二君子二君子者師乎聖人
其一時同遊之士皆成德達材而子無有也二君子者
學成行尊師表百世而子未能也子之親年尚强桑田
足以供衣食僮僕足以備使令日用百需不待子而可
足然則即子之身而求其所當務不待予言而後知矣
若夫志於近而遺遠舍其大而圖細此古人所謂一夫

之行者豈足論於知學之士乎然自世降道失學者習於俗之已成迫於勢之難返雖聞顔淵子路之事鮮能興起於是乃有狥外以為學懐利以事親盛氣强力以徼倖其不可必得卒之併其得於親者失之而後已豈不可哀也哉夫學然後知不足孝然後知困學而不知不足者不以事親為學者也孝而不知困者不以事親為孝者也子質美而行修識明而慕古求聞擇善不啻渴饑無亦聞二君子之風而興起者乎是固予之所畏

也請書以為贈

送操公琬先生歸番陽序

聖天子既平海内盡輦勝國圖史典籍歸於京師乃詔修元史起山林遺逸之士使執筆焉凡文儒之在官者無與於是在廷之臣各舉所知以應詔汸以衰病屢謝徵命亦誤在選中使者至郡太守將吏皆能言其病狀然莫肯受其咎者故不得終辭舟過嚴陵適前太史金華宋公景濂亦至曰有詔召王子克於臨漳矣予曰汸

衰病日增非可出者縱出亦無補於事所幸者平生故人重得一見於契闊之餘事固有非偶然者宋公曰然蓋予與宋公不相見者數載而予克則十有餘年矣既至京師聞番陽操公琬先生在書館卧病旦夕以聞即可歸私又自念番歙接境自弱冠則知先生先生學通諸經百氏述作諸家諸兄之家於番者與先生有連姻相好也每相見輙能言先生動靜而未獲一識今乃得相見於此豈非向所謂非偶然者乎自是日上堂與諸

公從事筆硯間退則省先生疾先生疾少間輒俾予連榻卧談論經史晝夜亹亹相扣擊不少休予益有愧焉俄而禮部尚書崔公侍郎傅公同至局中以得旨告至且為别先生乃為文一篇以告同舍同舍之士莫不惜先生之歸咸賦詩為先生贈予辱知有自遂進言於先生曰先生歸矣士之在山林與在朝廷異其於述作也亦然纂釋羣經折衷百氏處則克棟梁出則汗牛馬雖其説未必盡合於聖人非素業與之相出入者不敢議

也崇古學貴文章淩厲漢唐上擬三代使窮鄉晚進謏聞淺見之士目動神聳不敢出聲以誦自揆終身不能為者又況陶冶性情吟詠風月或以單辭或以偶句為人所稱皆足以名世雖或無取於作者於人非𢈔責亦何有焉此皆山林之士所為得也若夫朝廷之士則不然太史公網羅舊聞上接春秋下迄麟趾其序高帝創業文景守成至今使人如親見之書封禪平準傳貨殖皆諫書也而後世以為謗韓退之未遇時欲作唐一經

以垂無窮既入史舘不敢有為柳子厚若辭迫之曾不少動僅以職事成順宗實録數卷卒困於讒口竄走無完篇司馬文正公受知神宗作資治通鑑垂十九年始就而小人出鄙句以訾之此皆鉅人碩德名實孚于上下以著書為大業者也猶或所遭若是今吾人挾其山林之學以登於朝廷之上則其泚然自失凛然不敢自放者豈無所懼而然哉尚頼天子明聖有旨即舊志為書凡筆削悉取睿斷不以其所不能為諸生罪崇德至

渥也於是先生得以病辭歸而支離昏昧如汸者亦得以預聞纂修自詭豈非其幸歟然則汸於先生之行獨不能無所感者良有以也先生曰子姑遲之吾待子於番歙之間不遠矣

休寧縣令朱君考滿序

古之宰百里者以導風化察究滯興除利害為職故曰六合之衆懸命於縣令則令之責亦重矣惟用武之世興廢無藝雠斂率割令出二三使夫人旦暮凜凜有居

興之憂凡今所以為職皆不暇施為則其重且難又有異於前所云者昔吾讀書至唐宋之末造未嘗不撫卷而太息於斯焉休寧在萬山間民因山為田而仰溉於天旬月不雨則陂塘之利恒以死爭故鮮豐歲地陿而土瘠摘山外無他產舟車不通四方之貨罕至當承平時吏頗以事簡為樂一旦天下多故則絲縷膏漆銅鐵之屬凡軍興所急者莫不遠買他郡以上供令方急而民已罷限既窮而輸未畢甚哉吾土地之不敏其為邑

大夫之累可勝言哉於是乃有仗箠楚以集事者其間科斂繁夥出納不時民不能與官會而侵牟乾没以重困彫毗者視斯人以詐力相仇苟焉自營甚至滅天性忘爪葛而不知怪夫豈令之所欲聞哉亦知夫職任之重有在於輿廢之外者而不暇思也若淮海朱君之宰吾邑則不然君坦蕩樂易不倚法以立威而民趨事赴工惟恐後勤力言謹戴星出入雖疾病未嘗少懈故貪殘舞文者無所旁緣閔其俗日漓人心不古若也於紀

綱倫類之際尤致意焉是以民皆樂稱之雖然今法令日修賦斂日簡親民之官且得盡其職君在邑既久於百里間情偽淑慝宜無不知以其暇日舉其所當為使利無不興而害民者必去善柔不阨於横逆而鰥寡孤獨得以遂其生必有以副斯人之望者而君以秩滿告矣邑人既重德君又幸其征徭粗給不致大為君累且冀君之再任也故余述自昔百里之職其重且難有不可同年而語者為君贈意君由此而佐大藩典大郡以

臨屬邑亦必有取於斯焉

送朱子範赴來安縣主簿序

求木於山林者鉅細無或遺匠石一過之則拔其萃者必十圍之材也市馬於邊陲者駑駿常並收伯樂一顧之則空其羣者必千里之足也為國家者取士天下其亦有異於是乎吾邑朱君子範用舉者言得主滁之來安簿同時以舉得官如君者衆矣其儒且賢不必人人皆君若而來安寄治郡中如古行縣疑若不足以屈儒

且賢如君者其門生子弟與交遊之士惑焉余謂不然余聞古之取士其始常寬其終必嚴不寬則入官之途陿而不足以盡天下之材不嚴則考績之效微而不足以成天下之務今君所由進者入官之途與人同也三載考績儒者之效必將有異於人乎君自此且大用雖欲人人同於君得乎十圍之木不登匠石之場與拱把同千里之足不入伯樂之廐與下乘同士之未達何以異此先正有言士自一命以上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

有所濟是豈非君素志歟江右古文明之都蓋匠石之場而伯樂之廐也豈有儒且賢又有志如朱君而恒在下位者乎毋患其寬而有以成其嚴則上下俱得矣僕與君居相近交相好而衰病日增不能追交遊之後設祖道傍與君握手為别顧不可無一言乃書是說以贈君其尚有取於斯也夫

王節婦汪氏序

漢世復除之令益本於周官鄉師辨其可任與施捨者

孝弟力田者復其身則又由閭師書其敬敏任恤者而推廣之唐之盛時乃命旌表孝子順孫義夫節婦終身勿事則感諷之道備矣自是以來數百年閭雖田里山谷之民莫不知有綱常之重豈可不思其故歟吾邑有汪氏者邑人王天民之妻也年二十七而喪其夫辛勤刻厲鞠二男一女至於成立雖遭艱難涉憂患未嘗少動其心閭里賢之遠近稱之凡三十餘年如一日於是有司援著令復其家表其門誠斯時之曠典矣嗟夫吾

聞孝弟力田之科唐人以為無益而罷之割股廬墓論者謂非中道不取獨婦節之貞古今表顯無異議豈非以父子天性苟能感慨矯勉於一時而無服勤敬養之實與閨門秉志一節終天者不可同日語歟況自喪亂以來父子兄弟不能相保民俗為之一變視秦人德色於耰鉏誶語於箕箒又有甚焉則天理幾乎滅矣而孤嫠老媼獨以女婦之微繫民彝之重不亦可尚也哉表其門復其家使之享恩榮於桑榆非徒以報終身之勞

瘁亦所以勵婦節於無窮也雖然豈惟妾婦哉感明時優異之渥竭甘旨奉養之誠下以報慈母顧復之恩上以答國家化民成俗之意則為人子者尤宜知所勸矣汪氏二子長曰有則次曰得奴皆有男女矣而汪氏康强未艾天之所以報貞節者未可量也故為推本歷代復除感諷之微意而學士君子有感於彝倫之重者詩以詠之

送鮑翰林赴官陜右序

韋布之士起家而仕於王都則固以遠其親矣雖其人志存終養初不以得於外者為父母榮然一旦郡太守奉天子之命以臨之而親勸為之駕則父不得以有其子子不得以私其親論諸古人亦曰以義斷恩而已況乎既居官而食禄則臣子之分已定設有中外出入之異遠近勞逸之殊君子豈復容心於其間哉翰林脩撰鮑君尚絅初以郡太守王公薦辟其親來京師為中書典籖入翰林為編脩遂升脩撰至是自翰林出貳郡屬

關中交遊之士咸以關中距京師數千里若懼尚絅無以慰其親庭之望者抑何見之晩耶吾觀尚絅少學於家雖服勞養志曾無寧日其辨乎出處之際而審乎義理之安不為不明居翰林者數年接於公卿大夫之論議而酌乎當務之緩急不為不久所謂中外勞碌之殊益無足以動其心雖其家君所屬望於子亦有必在此而不在彼者尚絅何患乎無辭以白其大人哉近代明公偉人有仕於州縣而因得留心政理以成其志業者

有以在内為無補而請郡以自效者皆士君子所當取法凡仕於遠郡者不難乎得民而難於獲上今大參王公輟中臺之重建行省以撫關中以都司出使軍中且贊襄省事者鄭君士恒其人也尚絅嘗厚知於大參公而與鄭君遊甚善宣上恩德以加惠黎庶寧有不自遂者哉

送王駙馬都尉赴會稽序

士之能以功名顯於天下者豈必皆以殊異非常之績

震耀一世為賢哉當夫創業之初闢地日廣新服未定反側未安瘡痍塗炭之餘未有所休息使人見之如儀鳳祥麟被之如和風甘雨知歲稔之有期而時平之可冀也則功近而德遠矣而豈知勇果敢之謂哉葢必寛仁有度慈祥惻怛出於其性庶幾如竊脂之不㲉騶虞之不殺者而後可以言此此論人物者之所難也而吾於和陽王公見之公王室懿親也由星源遂鎮新安凡七年矣方擨䤵之間内疑外訌人情未有底止公以數

百騎入星源撫而定之一邑士民如脫其水火之戹而寘於慈母之懷其在郡也適黟祁之衆脅於鄰境之阻兵者韋不遑四顧覬望卒皆相率而歸公焉蓋吾郡自是無事則其中心誠信於人久矣是以其民悅而服之親而愛之如其始至惟恐公一日去我矣既而有旨以公移鎮於越則雖欲留公一日其可得哉雖然公之德在吾郡者大矣夫和風甘雨貴乎及時非一郡一邑之得私也儀鳳祥麟要以瑞世非一鄉一國之為祥也吾

安知上之人不以公之惠吾州者而施於越耶又安知越人之有待於公者不異於吾人之望公於未至耶然則在越人為可賀在吾人庶幾可以無憾惟幕府之士以其不得從公于邁無以寫其思則來謀述公之德在邦人者以為公贈且以賀越人之得公焉雖然公之善衆矣書之則不勝書若夫郡邑之離合民生之存亡皆天也然必有開先之兆焉當星源未定時士有卧病山中而不能去者悄然隱憂慮其將及也夜夢有所如往

在道而暝急投旅館則已昏黑矣久之聞門外有車馬聲開門視之則天明矣問其從者曰自何而來答曰蘭亭來也問何處蘭亭曰古人修禊處也明日以告往來之士蓋星源之君子莫不聞焉無何公將至則其姓與晉右軍同而官又為右指揮使於是郡邑事大定則天明之應也而又安知公終得右軍所治之郡而為蘭亭修禊之主人耶嗚呼此越人之天明也則吾以謂為越人賀者夫豈無所徵而言之乎

陶氏孝友堂詩序

士有行乎家庭之間近而鄉里說之遠而大夫君子嘆美歌詠而不能已焉者其惟良心之克達乎夫秉彝好德心所同然機動籟鳴無容間息有莫知其所以然者此陶氏孝友堂之詩所由作也始陶君生富家八歲喪其母繼母張弗子也長遂屛居於外夫人吴氏左乳抱右執爨猶自力於織紝以助其不給雖憂勤艱苦而不敢疾怨焉久之父母俱老生理日匱而君之髮亦斑然

矣乃奉二親於所居竭力以營旦夕之養於是食其食
而甘之即其寢而安之視已遺體殆弗善也遂歡然篤
慈愛之道弟妹之長者君皆及時為畢婚嫁無敢以異
母而不盡心也父沒子凱考禮經佐君治喪事親戚鄰
里素高君行義又喜其有子皆相率致賻甚厚賓客之
自遠至者數百人其夫人早失父母沈無子守志以居
夫人迎養於家以終其身人無間言凱所居學者從之
甚衆因束脩秉壺之入以足甘旨妹嫁顧氏早卒有二

男一女皆育教之不使其親少動其心焉庶幾能竭其力者凡皆陶氏孝友之實如此於是進士臨川葛元哲聞而嘆美之題其所居曰孝友之堂親為製文以記之四方之士得諸傳誦者作為歌詩以反覆詠嘆其事有得而吟諷之者孝弟之心油然而生矣是益良知良能本乎天性應復為感如環無端莫之使而莫之遏者歟至正乙丑冬訪始從葛君聞其詳既又從陶君門人得詩一卷凡若干首乃為次其篇什而傳之噫予之於親

服勤至死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者也夫豈以愛惡而二
心哉世變極矣徒賴知行之士孝弟出於其性者相與
系綱常之重於一時若陶氏父子夫婦力行於家益尤
可貴也然則孝友堂之詩可無傳乎

送陳大博遊黄山還詩序

徽之黄山巨鎮也北倚九華西拓彭蠡南接廣信諸山
其東左挾浙河右起桐汭以盡海壖要皆支隴所分謂
其隤然中居以降勢委和於四表有坤道土德焉故名

之曰黄山然其上則連峰極天巖岫深窅下則重岡複嶺斗絶環周雖土人有不能遍求而盡達者故自遯世隱淪之士咸樂居之或以為由軒轅得名者近古所傳也郡非會通之地四方賔客無因而至獨唐李太白嘗一遊其間為之徘徊而去遂無復躡其蹤者由是兹山之勝槩世罕聞矣至正十一年歲辛卯夏四月浚儀陳公子山實來遊焉始至風雨彌月而山之主僧適遠歸亟率其徒以先導晨發郡城出西郭明霽開豁郊原穋

清旦日旣旰始遵其麓澗潦平而波流易涉林浰盡而蘿蔓可緣若有陰相之者乃休僕人領賓從相徉乎松篁竹林之間靈苗不採而自芳丹泉在山而常潔德人君子之常操猶有可見者乎進而據虎頭之巖以下臨白龍之湫風雲渟興雷雨將作凛然神物不可褻而觀也乃循左巘絶大壑陟層崖登蓮花之危峰以望分極渾渾焉皡皡焉若有見夫崑崙磅礴兼覆並育之仁然後知兹山之大根同乎五嶽潤達乎四海而英華發揮

精爽洋溢與造物相為流通而莫知其終始也矧可以方隅論哉振衣下邁授館精廬信宿而還益充然若有得者不知我之觀山耶山之觀我耶與吾遊者皆自觀其所觀耶抑將同所觀於遊者耶噫以公高情達識如斯其有異乎昔人之來者固宜彼仰首注目望巖而退者於公所存何如也公妙齡積學巳超邁等倫俄而貢春官對大廷以第一人及第列官朝著聞譽日隆矣顧猶遠尋名山以發登峰造極之趣則夫究經綸於功載

抱根柢於詞林者何可以淺近量哉於是郡之縉紳儒士喜公之能來而惜其别去也雜取山中景物有名圖誌者相與賦詩餞公以寓其嚮往之私詩皆一章章十句五言以余獲與斯遊又俾敘其事於右簡是用著兹山得名之實極一時之榮觀以告夫繼公而來者

送戴尚文赴句容縣教諭序

休寧戴尚文試進士於鄉在遺材之選將以膺朝命主句容學官自師友交游暨都邑之良咸有言以贈之其

後出而別為卷者余復為之叙其言曰士之貴乎仕者非為觀美也將以行其義而已是故官無崇卑惟其時材無大小惟其志二者一失所安而苟焉徼榮名於旦夕則君子有弗幸者焉况夫以不足之資而蹈無窮之變有不併其得於口耳者而失之也幾希今校官秩雖卑然邑大夫僚佐在前經師弟子員在後進有賔主之禮退有師友之義潔俎豆崇明祀得以致極其誠敬謹晨昏嚴朔望得以修著其威儀四方賔客之往來觀風

論俗得以識時措之宜窮政理之要社稷人民自可馴致而出位之思泯三年大比修其舊業賈餘勇於一第而患失之念忘於以事上治民則定志以揆時因時而立義斯君子之道行矣傳曰仕而優則學信乎非優於仕者不足以言學也又曰學而優則仕信乎非優於學者不足與言仕也矧尚文齒少而識明業專而行敏益優哉其有餘地者乎尚文之尊父曰廷芳翁昔者嘗學於鄉先生定宇陳公之門始科詔行陳公一領鄉薦歸

則著書授徒終其身類非以仕為悅者是故戴君隱居教子從容深厚率有異於常流則尚文所以為句容士大夫教者固無待於他人言矣或者以不得與南宮進士偕為夫人惜其言幾遠於義故余托於仁者之後誦所聞以為君子贈焉

送高則誠歸永嘉序

高君則誠學博而深文高而贍自為舉子已為學者所歸及登進士第調官括蒼郡録事學道愛人治教具修

郡守前憲副徐公深敬異之比滿不忍聽其去即學宫設絳帳身率子弟迎君而請業焉行中書聞其名辟丞相掾儒生稱其才華法吏推其練達而君亦雅以名節自勵公卿大夫咸器君行能每他掾有故輙以兼其事君稽典册定是非酧應如流意所不可輙上政事堂慷慨求去時東南乂安藩府無事叅政趙郡蘇公方以文治作興其人君與臨川葛元哲俱見稱譽日承言議聲聞益隆矣俄台民弄兵城邑驅丁壯集其徒海浦連巨

艦數百以自固帥閫吏弗能治有旨行省臣總諸郡兵平之省臣謂君温人知海濱事擇以自從君亦庶幾因得自效時浙東帥逵公以除宄為已任一見君歡然既開幕府乃以論事不合避不治文書於是師出踰三時卒煩大臣自京師來以上意撫之而後定解嚴分遣諸將校緩急利便獨君無一辭以秩滿即日還省垣告歸矣於是交遊之士咸造君且謂儒者雖臨事不見用卒能究所守以自雄别為君賀君設俎豆觴客酒行笑謂

座中曰前輩謂士子抱腹笥起鄉里達朝廷取爵位如拾地芥其榮至矣孰知為憂患之始乎余昔卑其言於今乃信雖然余方解吏事歸得與鄉人子弟講論詩書禮義以時遊赤城鴈蕩諸山瀕澗泉而仰雲木猶不失吾故也時客多君里人樂君之歸皆甚喜有起自席末而言者曰朝廷以科目取士久矣時方承平自軍國要務至百司庶事舉無不集士亦得以浮沈簿書文墨間稍有牽制輒效俗吏便文自解由是賢否混淆有志者

無以自見宜乎君之悠然遐想於去就間歟雖然今中原多故聖天子賢宰相一旦懲膏粱刀筆之敝盡取才進士用之則如吾高君者雖欲決遯山林亦將不可得者然則入践廷宁陪老成之讜議出臨郡邑布恩德於罷氓使殊功茂績炳然一時以荅清朝設科盛意豈非君平昔之志而亦吾黨所望於君者哉衆皆曰然乃共舉酒屬君賦白駒而別

送張子儀還姑蘇序

士之負强果振邁欲有所為者必奮發以勵其志靜專以成其能由是日有所積月有所累如拾級以登九層之臺雖弗克遽躋其巔而都邑戫麗之觀風雲變化之妙已在吾目中矣若濮陽張天鳳子儀之學於汪君仲魯也其殆類是乎汪君世家婺源以詩學修進士業嘗因教授休寧里中子儀自姑蘇侍其家君從政是邑得委贄焉屏交遊之恬嬉忘寢食之常節激昂憤悱弗得弗措所以勵其志者有方矣既而術業就緒則翰敏給

於敦柔發見聞於確慎紛華之悅寒暑之變舉不違焉所以成其能者可冀矣如是而掇巍科登顯仕極布衣之榮名展文儒之夙緼如引囊取物寧復不得之患哉踰二年其家君以秩滿還子儀亦辭去同學有悅其勤篤者留與卒業子儀固樂焉而親弗可汪君於是率交遊之士賦詩餞之授簡於余俾代敘其意吾聞漁巨澤者必善其網罟纖鉤細餌不足以冀吞舟之獲濟大川者必良其舟楫敝帆壞槳不足以敵風濤之變夫文場

巨澤也名途大川也彼或騰奮乎試藝之秋而汨沒於在官之日者殆亦非其具爾朝廷設進士科取天下才豈直以禄位厚汝書生哉授以州縣則涖官治民是務擢之館閣則論思獻納是資登於政府則發政施仁是賴是三者或任其一端焉則必有其具而後可苟無其具而徒汲汲焉以庶幾一旦之或得則夫人之自待者固已淺其如科目何子儀以英妙之年負堅勇之節又能取諸師友以篤成之其網咼宜無不善如涉功名之

洪波操一致於險夷以收利物之功則姑務堅良其丹楫汪君拳拳師友之義庶其在此余故申之以辭

滋溪文藁序

滋溪文藁三十卷浙中書省叅知政事趙郡蘇公之文前進士永嘉高明臨川葛元哲為屬掾時所類次也初國家既收中原許文正公首得宋大儒子朱子之書而尊信之及事世祖皇帝遂以其說教胄子而后王降徳之道復明容城劉公又得以上求周邵程張所嘗論著

始超然有見於義理之當然發於人心而不容已者故其辨異端闢邪說皆真有所據而非掇拾於前聞出處進退之間高風振於天下而未嘗決意於長往則得之朱子者深矣當是時海内儒者各以所學教授鄉里而臨川吴公雍郡虞公大名齊公相繼入教成均然後大經聖賢下學上達之旨縷析毫分之義禮儀樂節名物之數修辭游藝之方本末精粗粲然大備蓋一代文獻莫盛於斯而俊選並興殆無以異於先王之世矣若夫

得之有宗操之有要行乎家鄉邦國而無間言發於政事文章而無異本者抑亦存諸其人乎公世儒家自其早嵗即從同郡安敬仲先生受劉公之學既入胄監又得吳公虞公齊公先後為之師故其清修篤志足以潛心大業而不惑於他岐深識博聞足以折衷百氏而非同於玩物至於德已建而閑之愈嚴行已尊而節之愈密出入中外三十餘年嘉謨偉績著於天下而一誠對越中立無朋屹然頽波之砥柱矣其文明潔而粹温謹

言而敷暢若珠璧之為輝菽粟之為味自治朝國化之原名公卿大夫士德言功烈與夫儒先述作闡奥莫不在焉而浩然删修之志未有止也初官朝著即為四明袁公伯長浚都馬公伯庸中山王公儀伯所深知袁公歸老猶手疏薦公館閣馬公謂公當擅文章之柄於十年後而王公遂相與為忘年友夫豈一日之積哉昔者漢唐七百餘年惟董仲舒韓退之辨學正誼庶幾先王遺烈而尚論政理則莫如賈太傅陸宣公宋文學特盛

而士大夫之間不曰明道希文則曰君實景仁抑未知三公視程夫子何如是故公平居教人必以程朱為模範而力求在己不務空言則從事於聖賢之道而審夫得失之機也明矣故汸以謂讀公之文則當求公所學而善論學者又必自其師友淵源而推之可也

治世龜鑑序

昔者帝王盛時紀綱法度悉備子孫得以據依為治號曰成憲舊章其君臣上下相與鑑視前代以保天命而

繫民心者憂勤惕厲無時敢怠以為家法其治於未亂者如是故雖或櫱芽其間而圖難於易為大於細可以無患夫豈有一旦土崩之禍哉秦人學不師古取二帝三王所以維持天下之具與其深微之意皆蕩滅掃除之不但燔詩書殺學士為足以亾其國家也自是以來創業者無所因襲守成者無所持循而廟堂之籌策侍從之論思遂為治亂安危之本其不輕而重也明矣然簡編之所存忠言嘉謨曷可勝紀當其時或見用或用

之而未既或遂不用得失可以具知由今觀之則所善皆可以為勸而戒無不可懲也若夫貫串古今博觀約取以示方來使先王經世之意一二有見則誠哉君子之用心已乎參政趙郡蘇公早歲居館閣嘗即經史百氏書采其切於治道政要者通為一編名曰治世龜鑑至簡而不遺甚深而非激通疏練達而公平之規著親切確古而正大之體存信為謀王斷國者之元龜寶鑑也公為御史知無不言持憲節以洗冤澤物為已任參

議政府屹然不阿兩典大藩皆勤於庶事嘗奉詔宣撫畿甸旁求民瘼秋毫無隱而又酌理道之中正不迎合於前無顧慮於後雖一時或不見察於用事者而退居之日凡可以尊王庇民者未嘗少廢其討論之工也益公學本先王而志存當世其見於行事者如此則是編之作豈欲托諸空言者哉新安諸生趙汸序

送江浙叅政蘇公赴大都路總管序

邦畿王化所先郡國之本也自昔盛時輦轂之下五方

黎民與豪右雜處憑高附崇形傾勢軋紛莫為制由是號稱難治漢世選健吏以擊搏誅罰先之何有於化民成俗唐宋宰相欲假劇地病儒者乃得因以自見豈誠心布公道之謂哉國朝并包區夏薄海内外罔不臣屬神州赤縣之間繁殷極盛列聖相承皆屈重臣以涖之望尊職隆非前代比矣至正九年冬十月江浙行中書省叅知政事趙郡蘇公除大都路總管命下之日街談巷議咸以江浙大藩方賴公為治不宜用彼易此其

殆未知祖宗重內之弘規聖上官人之睿斷者乎夫發施政仁樞機轉移務當其會古之聖人所以不疾而速無為而成者用斯道爾皇帝臨御日久明睿所照於民生休戚臣子行能秋毫無隱既為親擇循吏布諸列郡深懼京師冠冕萬國長民茍非其人則四方無所視傚乃輟儒臣於外省俾以其道行焉變法律以詩書通政刑於禮德益不言而示天下守將以楷模也傳曰欲平天下者先治其國又曰堯舜之仁不徧愛人急親賢也

昔之為國者何獨昧於斯與公起家成均諸生致位宰
輔清忠粹學簡在上心久矣蒞官王都為二千石帥表
非公誰然公平日論治道必本三代所謂明道術正人
心育賢才興教化葢拳拳焉今天下承平朝廷閒暇聖
天子將登用真儒上稽唐虞近鑒中古建久安長治之
策極維持鞏固之方以垂無窮京師雖衆且大殆不久
煩公矣士民懷公之德惜公之去而弗可留也咸相率
為歌詩以泄其悠思於是臨川葛元哲述公所以臨政

而得民者冠於篇首汸敢推明德意竊取昔人後敘遺義屬辭末簡以終之

送江浙叅政偰公赴司農少卿序

國家既収中原兵革之後所在為墟聖天子惻然思有以安集之旁求故老宿儒忠厚暢達習知畎畒事首為勸農使綰印綬載官屬行田里間呼其父兄子弟家人語告諭之闢榛莾疏溝洫立阡陌假牛貸粟皆因其所欲而利導焉遣屬吏行傍郡招徠其人時江南民苦重

役應之者衆不數年生聚大復官府之設公上之供始得施其政令於是罷使以其權歸憲府郡邑之長皆以勸農繫銜大司農司實總斂其事益古后稷之官至我朝始復視前代會計出納弛張權利者不可同年而語矣然承平日久良法美意寖失其初嘗見江南郡邑每歲使者行部縣小吏先走田野督里胥相官道傍有牆塹籬垣類園圃者輙樹兩木大書畦桑二字揭之使者下車首問農桑以為常吏前導詣畦處按視民長幼扶

携竊觀度不解何謂而種樹之數已上之大司農矣使職農事者皆若是所為則國家富有四海之實何自而可充乎夫古之帝王所以長治久安者無他焉能使天下之人均齊方一以奉其上無所偏而已方今經費所出以東南為淵藪大河以北水旱屢臻流亡未復居民鮮少五帝三王之所井牧燕趙齊晋梁宋魯衛之所資以為富强其遺墟故跡多蕪没不治安得裒衣博帶從容阡陌間勞來綏輯復如中統至元時哉大司農位尊

而職專長貳卿佐皆公卿輔相其人必有念此者矣至正九年冬十一月詔以江浙行中書省叅知政事偰公為司農少卿公北庭文儒由初科進士高第歷官省憲所至具有成績古所謂天子之實臣者也舉國家之舊典以復唐虞三代之治安知不在公乎士民懐公盛德多見於歌頌芻蕘之言憂在畎畒非公之賢則不能自達也故竊附其說於卷終

別葛廷哲序

汸昔遊臨川聞進士葛君元哲之賢心竊識之未幾君
復以鄉貢第一人擢第授官閩中辟行中書掾時大臣
鎮江浙者皆稱名卿思得儒者為助故君至閩官未及
上而徵書至矣至正九年冬汸來錢唐君在職已逾歲
觀其執特操於箐夷之中抗高情於事物之表進而省
闈則簡書委填官守嚴密而贊畫不怠於忠鯁退而燕
處則諸生在庭交友在坐而論著彌事於精詳昔之所
聞於是益信而余亦始獲與君遊矣君又不鄙授粲於

館使日親切摩嘗相與論平生為學大槩乃喟然語余曰人心與宇宙同體而梏於私者不足以知其大也與造化同運而溺於流者不足以知其精也今夫清明在躬於穆無間豈有一毫之蔽隔哉惟其蹔然之復不足以勝思慮之多於是而一體同運者始判為二物而攻取之欲行矣然則君子之學其可舍此而他求也乎汸謹謝曰善夫君之論學可謂識此心之妙者矣向余見君之外而已今又知君所以進乎内者顧余不敏將何

以與於斯益甞聞曰學必已聞道然後能立已能立已則擴充變化之機在我矣尚何化物之足慮哉益不聞道則毫釐千里之憂常在旦夕而聞非耳目之所官也今君之所以自致而懾友者如是其殆有徵乎若余者勉焉而不足於力察焉而不足於明殆無以進於斯也久矣君將何以教之意以余聞君之舊而後克會乎新乃得相與幾至於道也又遽别以去能無慨於中乎君茍不棄余猶尚有以相之也

贈錢彥賓序

古之所謂輕世肆志者雖有奇才博識常深自晦匿不欲人知是故擇其可以怡神遺興者隱焉使夫人皆即其所隱以命之而不辭然不百年為其子孫者亦幾無以名其德則亦可悲也已孔子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一何至於是歟豈其審夫盛衰之故存亾之機俯仰一世若無足為者而然歟其人雖曰長往而不來違乎大中然視夫毀冠裳絶人紀自逃於方外或

玄思遐舉欲後天而老以觀世變之所極而終失於憤激之過者其優劣何如也吾邑令吳興唐君子華嘗為余言趙文敏公以清才雅望見用國朝名聲流於四海其同時有牟成甫張剛父姚子敬錢舜舉文學之美皆與公相先後舜舉以繪事擅名公甚敬其為人嘗贈之詩有魯國萬鈞王月重漢天一點客星孤之句而不及其畫蓋皆一時之傑也至正己丑冬余訪唐君吳興因得牟先生之書而傳之未幾又得姚張錢三公之詩而

諷詠焉皆清邁博洽寄興深遠非淺聞可冀而錢公跌宕真率格力優暇無怨憤不平之意要為不可及云獨其所謂經說者不可得見訪其家問諸其兄子國用則曰公嘗著書有論語說春秋餘論易說考衡泌間覽之目後皆焚之矣葢當時同遊之士多起家教授而舜舉獨隱於繪事以終其身世之見其杜德機者亦惟稱其善畫而已嗚呼其真所謂輕世肆志者乎何其掩抑藏遯如是之深也國用字彥賓敬慎淡泊不愧其先能寫

花木翎毛揔公之古學經說既已無傳則食其所隱者以世其家而有待焉亦君子之志也然則錢公之所以遺其族人子孫者不亦安且遠乎余既有感於舜舉氏之事竊嘆文敏公之知言而喜唐侯之不余欺也故敘其說以遺彥賓俾其子孫之尊祖尚德者有考焉

留別范季賢序

至正九年青龍赤奮若月嘉平僕還自吳門訪邑大夫唐公於苕溪之上公為除館授粲俾改歲而歸因得與

其家義塾之師范季賢氏遊季賢温恭慎重教小學弟子常數十百人取束脩秉壺之微以養慈親庶幾能竭其力者與人交無論事急緩言必信僕敬之愛之而季賢猶以日惟人田是芸不克速成其學為嘆比僕將歸則又慨然有離別之感焉愧無以答其意者則告之曰夫朋友之交非羣居族處之為貴也切摩於晤語之際致勉於索居之時考德於契闊之餘刮目乎再見之日斯古人之道矣僕不敏無以相發請以不肖之身所得

於前輩者為子誦之僕之鄉先生皆善著書所以羽翼
夫程朱之教者具有成説僕自幼即已受讀然未知所
以為學也嘗過嚴陵聞夏氏家學甚高即往訪之其老
成惟教授君大之在謂僕曰子生朱文公鄉於公書宜
無不讀且公嘗自言平日所得多在文義中故所為經
傳訓辭精切嚴妙無一字之茍然余竊怪論語篇端以
效訓學可也所謂之為言者於義何所當邪僕時卒無
以應心愧甚退而默思聖經賢傳中如夏先生所舉可

以闕余口者多矣益自是稍知反其鹵莽滅裂者以致力乎究竟謹審之道焉他日以事過東陵之北敷淺原之東聞有黄楚望先生者嘗起家文學俄棄去僑居城中杜門著書餘四十年矣因即求之得其纂釋之目千餘條皆六經傳註中疑義先儒所未言或言之而未究與夫聚訟不決者謹請曰人皆有言理學至近代大明明理以釋經而天下之能事畢矣固無待於後人也且以大儒先生竭其心思所極而猶有弗得者焉則亦未

如之何矣今先生尚發其所未發者乎先生曰為斯言者衆矣豈非以先儒所未盡者終非後人思慮可及不如謹守其已言者之易為功乎以吾所見正恐其所已言者或不容遽知其所未言初未嘗不可通爾今姑舉一二為例傳曰女有五不娶其一為喪父長子先儒以為無所受命葢喪父而無兄者是也使其言已當則女之喪父無兄者衆矣皆不得嫁乎如以為未當則固學者所當致思也思之思之而又思之而終有不得焉則

闕之可也以俟後之人亦可也一或思之而有得則知先儒之所未及者或有時而可通此今未嘗用一日之力而遽誣以為不可更通且訾他人之用力者是殆以己之無目而欲廢天下之視也夫集諸儒之大成以立言者莫若朱子論語集註篇端有曰明善而復其初者為聖門之學發也其所謂初何所指乎以為禀生受分之始耶則其氣質之雜固與理以俱賦矣以為赤子之心耶則昔人葢有聞繈褓之聲而知其為大惡不仁者

是孰為初之可復耶彼謂先儒之已言為易知而輒誦焉以自文者殆於富人子兼其田疇惰其作業徒抱其遺契之齒而日數之以為能不墜其家爾時先生年近八十貧無置錐之地食指所需朝不及夕而嚴毅清苦介然以居聽其言者莫不爽然自失也僕益由是益知講學而不切於已治經而不究其事者無可得之道焉其後遊臨川見雍郡虞公因舉所聞質之公曰所貴乎師友者正如是爾吾生平取友甚衆然因一言之善而

得以自勉者有二人焉早歲從吳文正公於豫章時清河元公復初為行省掾嘗與余談諸經要義余悉以關洛以來之說答之明日復初告吳公曰伯生經學殆未博也余始聞之不以為然繼取古今百氏傳註之說旁迕錯綜而究觀之然後知不能博通於彼而遽以為有得於此者非愚則妄是則復初之賜後與四明袁公伯長同仕於朝有交友之義伯長一日歎曰我輩以文學見知於世不及盛時力自充拓他日老於鄉里門生子

弟四方朋來之士質疑請益更迭而前一或無以應之則雖欲學焉而歲云暮矣余深有感於其言故雖在應酬膠輵中而潛搜默討以裨補其不足未成者未嘗少後此余得之於伯長者也夫公之壯日文學經藝之富何可當也而一聞規益之言輒大肆其力如此其所就之遠宜哉僕之不肖者雖嘗一二有聞於人然每思殫精畢力以極其樸鈍駑蹇之所未至而未之能也是以志念之間常若負積逋鉅萬者故每樂為質美而嗜學

者言之子誠有意斯事則請因僕之所聞者而思之苟有取焉固無待羣居族處而後為益也僕以為子之勉諸身者得古人為學之本故傾倒言之子幸毋忽子之友曰魯君伯常者安然其善學蔚然其有文僕敬之愛之顧以亟歸不獲求切磨之道會文之日試出吾言相與論之其必有感於僕之學不加勉徒負師友之訓者哉

送鄭徵君應詔入翰林詩序

至正十五年冬詔以新安鄭子美先生為翰林待制時先生卧疾精舍使者與郡監守致朝廷之意甚厚先生堅辭不能拜命者久之適憲使番陽周公在郡親勸為之駕其門生子弟進而言曰今聖天子舉羣策以清海内大丞相集衆彦以圖治功不惜禁死次對之職起先生於山林豈惟以先生業觚翰攻文章哉先生學通古今以詩書禮樂為教於史長於治亂興衰之説正誼直言不忘憂世先生不出如朝廷何時先生疾良已乃翻

然曰欲報朝廷者吾素志也吾將辭官赴詔親見聖主陳所欲言耳乃命趣裝諏日偕吏者北行郡長貳縣大夫與寓公縉紳之士張郡南門外設祖道為先生别里中耆俊文學諸生又相與作為歌詩以詠歎其行休陽趙汸病不能陪縉紳之後又不善詩則贈言曰先生應詔趨朝得極言天下事此千載一時也今為天下患者盜賊而已自淮蔡發患延於江湖所在蠭起為禍甞烈矣然雄傑怙衆有名字力足以横騖四出者亦無聞焉

視前代中世鉅寇不能什一疑若不足平者國家以四海全盛之力命將出師今五六年民力已屈而盜猶未息何也不舉天下大勢以定攻守之宜而所在浪戰不求智勇之士眞可任將兵者而使省臺貴人與州郡俗吏紛然羣起共軍旅之權自軒轅氏以來用武之世未有能以是而全師制勝者也伏行省討賊御史臺督視如平時而賈宂闒頑誅求刦奪之獘僨軍殺將反覆壞爛之由朝廷終無自知之兵財兩匱郡縣之間繁征横

斂一切以矯假病民而上官大吏方且拘文法守故常不思變通長久之道賞罰者用兵之大權也賞罰不明而是非淆亂天下之士不復以功名自期而中世以來治安撥亂之術行軍克敵之方皆廢不講吾未知其所以為天下國家者何也今羣盜大者跨郡邑小者據一城植根固矣茍不盡反前失而欲以歲月削平安可得哉為國家計欲並兩淮而南盡江湖之間求要害形便之地為四五鉅鎮鎮各屯精兵二萬選士大夫公廉有

威方畧能撫士愛民招納降附可為大將者付以一鎮之權慎簡中外有文武才學者為之副凡辟士募兵刑賞律令訓練程式進退節度出攻城守禁防約束皆自朝廷考求故事為法以授之郎官博士出入覘視以資廟謨而事無大小皆得專達列鎮屯軍屹然相望脉絡貫通首尾為一内可以尊京師之勢外可以銷姦雄之心鼠竊狗盜進退無據者將不戰而自服其尤倔强者諸鎮出兵犄而攻之無不破矣其要在得人而已郡邑

之閭皆什伍其民以相守護毋使散越於外一家而三男子則簡尤壯者一人為郡守之兵以大户之税衣食之郡皆選賢守以防禦繫銜各將其兵以固封圉益郡守必兼有兵民之柄而後緩急可仗不然雖重其失地之罪無益也此制一定則列郡有備而民心不揺矣夫使諸郡各制其兵以保一郡之民而四五大藩皆握成軍據形勢以掃清羣盜奠安東南誠當今之急務也若夫知人之明任使之術在朝廷矣昔漢公以六萬人討

西羗微族趙充國定計必分兵屯田以待其敝貴萬全也周亞夫將三十六將軍擊吴楚終不肯為梁分兵審於勢也李德裕平澤潞軍中利害有將帥不知而廟堂輙知之者得居中制外之宜也今羣盗散據非有漢七國唐藩鎮之强而充國亞夫德裕之故智則有今日所當師者矣汸無謀夫策士之術也當其避地閒關朝不謀夕每恨民間利害不得上聞以至如此是以於鄉先生之行而竊致其畎畝之思焉先生倘以為然雖言之

可也若夫本原深切有非草茅所知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在先生矣使朝廷収得士之効於一時而先生之功及乎天下則雖銘彝咢被弦歌可也豈惟一時一鄉之所詠嘆者哉

東山存稿卷二